

在参加尼桑国际诗会期间,我们代表团曾两次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参观访问。第一次是我们到达拿撒勒的当天,第二次是我们离开以色列的那天。我们那天是凌晨到达拿撒勒城,诗会主席晚上才与我们见面。我们不能把一整天的时间浪费在小饭店里,于是我与随行的诗人商量后决定,去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找到饭店的老板,得知去圣城大约要三个小时,早上去,晚上赶回来,就是辛苦一点。我们请他替我们租一辆出租车,老板说要三百美元,我们答应了。还好,车里的空调还行,就这么吧,上路!

我们居住的拿撒勒城位于以色列北部,到耶路撒冷要向南走。从北向南行,靠西走,就是以色列的发达地区;靠东行,就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我们从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到拿撒勒就是走的西线高速公路。我们离开拿撒勒,司机便主动说:“我们走约旦河西岸,你们看看巴勒斯坦人聚居区。”

从拿撒勒向南,出了山区便进入了平原,这是一个富饶的农业区,大片的农田,有的在喷灌,有的地里铺满了胶管进行滴灌。以色列在这个干旱的地区创造了节水灌溉的世界奇迹,在干旱地区创造高度发达的农业和这个国家在众多“敌国”包围中成为全世界虽小却拥有原子武器的军事强国,同样证明了犹太民族非凡的智慧和生命力。司机冲着车里劳作的人群,说了一声:“基布兹!”啊,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基布兹呀,我看着这群劳动者,不禁想起我了解的有关“基布兹”的神话。“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书本上这么写着,让我记住了基布兹。以色列是二战后建立的国家,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吸引了全世界的犹太人来到这块贫瘠而干旱的土地,为了生存更为了重建一个自己的国家,最早的开拓者,集体生活在一起,就和中国曾有过的人民公社差不多,土地集体所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种生活方式和

生产方式,让他们克服了自然的恶劣环境,也半军事化地在与阿拉伯人的对立冲突中站住了脚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色列和世界都变了,但现在在全以色列仍有基布兹二百六十个左右,人口十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点八,创造出的产值占GDP的百分之十二。听说,长期共同劳作、生活俭朴的基布兹也面临着“边缘化”、与主流社会不融合等困境,迫切需要改革。今天看到这一群在实践中有以色列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我仍向

经济风潮

穿行巴勒斯坦

叶延滨

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基布兹,在我的诗句里,就是一根细如水管,一滴滴浸润着古老而干涸的土地!

出租车驶过杰宁城,便向左拐,不久便在公路上看到了军事检查站。在以色列,所有的道路都不收费,只是在道路上会有军事检查站,像我们常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但不同的是,军事检查站都插着以色列的国旗,在检查站的岗亭外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在新闻里得知,检查站常常是冲突爆发点,巴勒斯坦武装袭击以色列士兵,或者是士兵向通过的车辆开火,都不足为奇。所以,经过检查站我还是有点紧张,司机不当一回事,也没有减速,就过去了。这段时间局势平静,所以来往的车辆都不用停下来。过了检查站,司机说:“这里全是巴勒斯坦人。”烈日下,见不到行人,和刚才经过的城镇不一样,这里车辆越走越少,两旁的房舍也越来越简陋,视线所及的原野由绿渐渐变黄。道路的两边有一些水果摊,与我们在新疆见到的相仿,简单的大棚,面对马路支起大架子,上

面摆着一箱箱水果。再往前走,两旁是陶器店,大大小小的水罐、壶、瓶子、摆了一地,还有两三只骆驼,披挂着鞍垫,等待着照相者。这时的风光让我们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场景,苍凉而萧条。再向前走,便是一座座焦黄的荒丘,偶尔有羊群走过,那情景极像中国西部的荒漠地区。人烟渐少,却常常出现一座座军营。见不到人,也见不到军营里的装备,但是高高飘扬的以色列国旗让我们早知道前面是军营,然后在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区,房

商量一下,觉得怕误了耶路撒冷的观光,抱憾离去。再往南行,远远看到著名的死海。一个三岔口,向左,去死海,向右,去耶路撒冷。这里是绿洲,树林深处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司机建议我们去教堂里看一看。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以色列的国旗,看来这还由巴勒斯坦管辖。教堂不大,司机带我们转了一圈,介绍这所教堂与圣经好像都有关系。小教堂四周有酒吧和一些简单的设施。正是中午,几家人带着孩子在这里聚餐。小餐馆卖可口可乐、和路雪,绿阴之下,一派和平宁静的家居生活。说实话,这一路行来,我们多看少说,心里总还是不敢踏,在巴勒斯坦地区,谁是以色列定居点居民,谁是巴勒斯坦人,谁是犹太教徒,谁是穆斯林,谁又是基督徒,真分不清,也怕闹出麻烦、引出点国际纠纷。这个小教堂像是基督教教堂,而这些聚餐者又像阿拉伯人。我想,我们的阿拉伯人司机,让我们到这里休息,也许有他的用意。

再向前行进,路边又见到军警,啊,耶路撒冷快到了。

一周后,我们再次造访耶路撒冷。国际诗会结束后,诗会主席请另一位出租车送我们去特拉维夫机场。飞机起飞的时间是傍晚,这一天没有其他活动。于是我向主席提出,早上我们就离开拿撒勒,多绕一百多公里,白天再去一次圣城,下午从耶路撒冷直接到特拉维夫机场。我表示,多花的出租车费由我们付给司机。主席很大方:“你们是我的朋友,就照你的意见办。”

那天,另一位出租车开着车送我们上路。司机是位阿拉伯小伙子,出租车也新,一发动汽车,小伙子就说:“走哪条路,约旦河?巴勒斯坦?”“好的。”“听什么音乐?听阿拉伯的?”“好的。”于是我们在阿拉伯音乐声中,再次穿行约旦河西岸地区,像去一个熟悉的老朋友家串门……

纪念郑州解放六十周年

法曾

我站在故乡高高的太行山上,望着白云自由飞渡,牧牛、读书、放哨、站岗,时而深思,时而遥望,想看看自己的大哥和他的战友们,怎样冲杀在解放全国的战场。他们在党旗下宣誓,他们在军旗下冲锋,我向东南的郑州望去,激战的号角已经吹响。战士们高唱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光明,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的战争冲锋号,胸怀怀着建立人间天堂的真诚理想将热血流淌。有的在监狱面对酷刑高昂着信仰的头颅,有的在城市送情保护工厂配合部队的解放。转眼间,白军已从城内逃跑;转眼间,红旗已在邙山高高飘扬。94名战士牺牲在战场,他们是真诚的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郑州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原大地谱写历史的崭新篇章。

我回到了郑州,最初租房住在燕庄。房东小张带着三个孩子还有婆婆,一家人粗茶淡饭,旧衣烂衫苦度时光。而今小张已成富婆,笑口常开,还买了一万多元的“喜来健”保健滚床,因为她的儿子小名“舜蛋”已由一个顽童成了老板,出租着一座数千平方米的楼房;当年城东以东还是大片的白菜地,稻谷飘香,而今燕庄、司家庄、凤凰台已和城区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城哪是乡。当时常去购物的六层紫荆山大楼,而今已是十余层大厦,超级市场;它的左右还崛起两个弟兄,北面的正道

商厦,南面的丹尼斯遥遥相望……我从紫荆山顺着人民路向二七塔走去,登高远眺,看看今日郑州崭新模样:五大商场手拉手围成一圈彰显着新兴商厦的气派;百货大楼、金博大群峰人云,西南的银基城气宇轩昂;格陵兰大厦直冲云天,省政府大楼别样光亮;东北角的未来大厦依稀可见,偏西南的商城大厦气势辉煌;国际展馆迎四海宾朋,粮食市场堆满小麦杂粮;一个个批发市场数不胜数,郑州的商贸城名不虚传……五座立交桥如长虹飞跨,十几条新大路明亮宽广;宽敞的国道南北贯通,郑汴洛高速连接心脏;京广陇海动车如箭飞驰,四通八达的公路地铁辐射远方……

少林寺迎送着各路精英,邙山旅游区屹立着巍巍炎黄……郊区的小麦朝天欢笑,免税的农民弟兄搬进新房;你听那:两个开发区的电脑群在日夜劳作,推拥着GDP上涨;西区的西流湖湖面而笑,东区的如意湖碧波荡漾……我站在高高的二七塔上,看到了锦绣河山的勃勃生机,我站在高高的二七塔上,更听到林祥谦语重心长;告诉我们的后人和未来: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听了先贤的话我肃然起敬,听了先烈的话我热泪流淌,我站在高高的二七塔上,看黄河滚滚,波涛万丈。唱着解放的赞歌,带着解放的向往,像当年英烈,唱着战歌,向着东方,向着太阳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秋高气爽(国画)

墨迹

王羲之写唐碑

陈永坤

古郡西安碑林中,有件相隔数个朝代而合一碑的奇事: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竟然书写二百年后的唐朝文章!

碑文是唐太宗为玄奘和尚撰写的《圣教序》,字则是王羲之的手笔。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唐代有一位怀仁和尚,看到唐太宗为玄奘和尚写的文章,感到非常光荣。而他又喜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便想如何方能两全其美,珠联璧合呢?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自那时起,他耐心地到处寻觅,终于按序文把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地集中起来,成了这块王羲之写的“圣教序碑”。

新书架

《我的小煮意》

传英

近日推出时尚绘本《我的小煮意》,用稚朴的线条描绘出数十种风味独特的私家菜做法。与传统食谱不同,《我的小煮意》除了有详尽的烹饪步骤和精美的成品菜色图外,每道菜前还有作者对这道菜以及生活的感悟。作者捷安特·潘达

独一无二的私房菜。书中所有菜品皆选用市面上常见的食材,并且按照国家高级营养师建议,在易学易用的同时保证了丰富的营养。数十种菜品涉及中、西餐,使读者有足够选择。该书既是时尚绘本又是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牟,有一种流传千余载的家常菜名叫“臭豆”的风味食品,传说跟曹操有关。

乡色旧

曹操与中牟“臭豆”

蔡学敏

东汉末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决战。当时,曹操的草料场就设在今大孟镇的草场村。有一匹马,名叫刘二。那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刘在煮豆喂马时,私自把熟豆装进了自己的布袋里两碗,想趁没人的时候自己吃。谁知忽然传令兵来了,命刘二到前线运送粮草,刘二情急之下,把装着熟豆的布袋藏在草堆里,九天过后刘二从前线回来,由于疲劳,把藏起来的黄

豆给忘了。有一天,他忽然闻到屋里有一种奇特扑鼻的味道,找了好几遍。在草堆里找到了装有熟黄豆的布袋,晚上,刘二抓一把放在锅里,加上盐水和辣椒煮了起来,锅里的豆和水煮开了,臭豆竟然发出香味儿来。恰逢此时,曹到料场视察,于刘二之屋,忽闻一阵香味,问是煮的何物,答曰:

“臭豆”。曹操让随从拿碗盛出点尝尝,果然色香味俱佳,随将刘二调入公之厨房专做“臭豆”。后来,刘二在给曹操做臭豆的时候,怕豆放坏,就在阳光下把臭豆晒干,在烹煮时,为了使其更鲜美,除了加水盐、红辣椒,又放了粉条和鲜菜,他把自己烹调好的臭豆端给曹操品尝,曹操吃后十分高兴,连说“好吃”。并赞美道:“臭豆”真是人间至美之味也!从此后,这种做臭豆的方法在中牟民间传开了,一直到现在常传不衰。

龙彼德长诗《坐六》语言的特色

洛夫

龙彼德完成了《坐六》一系列的长诗就等于完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宇宙建构,而这个架构是奠基于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和一个巨大的张力磁场上。但这个宇宙不仅复杂而且诡异莫名,深奥难测,既是诗人观照万物、感悟生命的酒滔雄辩,同时也可把那些繁杂多变的意象浓缩为一个禅的“无言”境界,一种处于高度知性的形而上的哲思状态。

不论是情的抒发或知的观照,龙彼德诗中的张力磁场,主要源自他的矛盾语法,而这种语法正是诗歌美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例如这样的诗句:东非裂谷是地球上最大的裂谷可也不及那个贪婪的胃口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就物象而言,“胃口”极小,而“东非裂谷”极大,但极小与极大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心理,却在人类贪婪的“胃口”远远大于东非的“裂谷”这一意象的形成中获得统一。这种矛盾意象在龙彼德的《坐六》长诗中屡见不鲜,而形成了他诗歌语言的一项特色。其实这也是中国古典诗人玩弄最熟的技巧,在古典诗歌美学中称之为“理殊趣合”,也近乎苏东坡的“反常合道”之说,它的艺术效果使诗中的“情”及“景”在更高的基础上得以相互交融,其间的和谐,也是在更深刻更复杂的矛盾情境下的统一。

2008年9月于温哥华

连载

1. 因“豺狼”结缘——冯远征

我这一生的幸福,是从一部并不浪漫的电影《豺狼入室》开始的。1991年,年近而立的我从德国留学归来,尽管受过西方表演艺术熏陶,也在人艺有过不错的履历,但是,在国内影视圈仍是一个实打实的新人,一切从头干起。既然没资格“找戏人”,只能到处“人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我进了《豺狼入室》剧组。

2. 我曾是个丹妮的“跟屁虫”——冯远征

尽管我们在戏里配合默契,但在戏外,丹妮好像并不喜欢我。她觉得我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走路一蹦一跳,像她的跟屁虫一样,整天追在后面叫“丹妮姐——”

她有时候会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说什么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你永远要先眨三下眼睛,然后问我‘是吗’、‘为什么’、‘不会吧’?你是从德国来的吗?我看你是从月球上来的吧!”

我那时确实比较单纯。在德国,人际关系简单,我又不必操心衣食住行,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以至于丹妮有一次说起制片方没有和我们正式签约,片酬可能得不到保障,我也很迷茫地眨了眨眼,问她:“为什么?不会吧?”

这部剧的主要演员就我们俩,除了粘着丹妮,我在没别的地方去。不过一有人要跟她合影,她就把我往边上靠,“去去,你那边待会儿去!”而且,在我们婚后很久,丹妮才告诉我一件事。说之前,她让我先答应她“不生气”。

“你说吧。”我对她完全不设防,不相信她能说出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我曾经建议《豺狼入室》的导演把你换下来。”

“为什么?我怎么不好了?”我很惊讶。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初的感情基础就是在那个剧组里奠定下来的。丹妮笑着说:“你没什么不好,只是一开始我觉得你不太适合演‘豺狼’。你看你,这么阳光,这么单纯的像个男孩儿,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啊。”



如果爱

冯远征 梁丹妮·著